

征稿：「海韻」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守護，也是一種奮鬥

蔡智敏

冬天的早晨，格外考驗人的毅力。按照勤務需要，我穿好著裝，檢查了一下裝備，然後坐在駕駛座上等另外兩個同事。車的擋風玻璃上密密的鋪著小雨滴，讓窗外的早間世界顯得格外陰沉。我開啟雨刮弄清了前方的視野，隨手將車裡暖氣溫度開在最大，只是車剛啟動熱度還沒上來，徒增冷風。不一會，同事上了車，我便驅車出發。執勤點是實驗小學，不遠，就幾公里的路程，到的時候，車裡的溫度還沒升起來。

實驗小學的門口是縣城的主幹道之一，這個時候還早，車輛行人不多。校門口已有四五個穿著校服的小學生在校門口的避雨處等著，這幾個有的是因為家長需要趕早班或者做早市生意，早早的把孩子送來，而有的高年級來這邊早讀學習的，因為每天碰到，都成了熟面孔：「你們還是這麼早？」「警察叔叔早上好」。「同學早上好，衣服有沒有穿夠，今天降溫又下雨。」

「有的。」學生紛紛答到。這時校門打開了，我笑著讓他們趕緊進學校。和今天的值班老師溝通了一下，我便和同事在學校馬路對面的廣場兩邊設置反光錐和引導牌，設置臨時接送通道，讓汽車裡的學生有專門的下車區域，既保證學生安全又能保證交通順暢。

實驗小學的校服的配色以白色和深藍為主，在校門口的這條路上，形形色色的電動車流中，校服上的白色特別顯眼，很容易就能分辨出那些是送孩子來上學的車，如果這時有無人機在上空

觀察，可以看到南來北往的車流中，一些車輛帶著亮眼的白色在行進，卻又如被磁石吸引，或快或慢的向校門口匯聚。

天上一直下著綿密的小雨，身上感受不到雨落下的重力，這些雨卻彷彿帶著寒意透過帽子和衣物直達肌肉骨骼。我和同事嵌在這樣的雨幕中出現在校門口，與送學的家長學生共同演繹著送學高峰期的擁擠和忙碌。家長們也許是看到我們的辛苦，又或者是知道這是在為自己的子女的安全上學服務，都很配合。車流在擁擠卻有序的行進著。

馬路對面雖然設置了臨時通道，但還是可能出現擁堵，有的是因為學生拖拉延長了停車時間，有的是家長要下車幫孩子準備齊全不顧後面車輛。我們要時不時前往勸導疏通，並組織聚集的學生從人行橫道安全過馬路，進入校園前，學生們總會報以微笑和感謝，那是冬日早晨最暖心的回報。

當最後一名學生進入校園，學校門口空閒了下來。一名同事帶著結束工作的心情開玩笑道：「要是以前讀書的時候能起這麼早，說不定現在學業有成，也能當個老闆或者朝九晚五的白領了。」

想像著不遠處教室裡已經座落整齊的學生，好像看到他們不斷成長，在不同的教室中的努力學習，並成為國家各個領域的人才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。不過現在他們上學放學走的這段路卻需要我們來守護，我們是為現在的安全出一份力，也是為祖國的未來出一份力。便笑著對同事說：「人生道路各不相同，但都值得尊敬，當個白領，為自己奮鬥，當老闆則帶著員工一起奮鬥，我們現在校門口的崗位上，讓小朋友今天上午能平安順利的上學，不也算是一種奮鬥嗎。也許這種奮鬥更有意義。」

冬天的內涵

吳海明

秋天的落葉點綴得河山層次分明，像注入音符韻律，使人們在明析的季節分界線上，看到使枝梢間僅存的綠意凋落的冬季，感受著寒意凍得人不安的日子。

落葉奏響了冬的序曲，於是，寒風鋪天蓋地而來，有排山倒海之勢，轟轟烈烈，灑落一層冰霜，塵封鳴蟲多姿的翅膀。

來不及凋落的秋菊未謝先萎，含苞怒放的花朵在寒冷的霜風中日漸枯乾；垂柳樹梢柔嫩的皮層被凍得乾澀，靜靜地甩出的枝條耷拉在風中。蟲鳴劇停，往日的歡唱像流逝的歲月一樣遠離身後，跳動的心像掉進枯井，搏擊流淌的血液變得冰冷，四季奔走的小生靈滯留在冷漠的日子裡，為生計煩惱愁心中焦急恐懼，卻仍舊盤算著。

冬天到了，綠色消逝得無影無蹤，以綠色食品為生的蟲子，在漫長的冬季，著急緊張得身心憔悴，被冰凍在板結的泥土裡，在人們眼中，冬天竟是如此冷漠無情，沒有綠色，缺少蔭，聽不到蟲鳴，看不見彩蝶紛飛……彷彿置身於一個沉默的世界裡，沒有鳥語花香，沒桃紅柳綠，沒有蓬勃生機，連空氣也凝結在冰天雪地裡。

人們經歷著冬體驗著冬，一年又一年地迎來冬季，一回又一回地淌過冬天，漸漸地，人們感受到靜謐的冬天的特有氣質，親近它的軀體，感受到冬天並不冷清，從冬季狂跳著音符一般的季節蠕動聲中，找到了生命的泉源。

令人歡欣鼓舞。冬天是一把火，它一時一刻也未終止過推生的搏動，默默地孕育著生命，為來年春天的奔放做好充分的準備。

「大雪壓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」。冬天裡的一個個壯舉和一幅幅秀麗的素裝圖畫，像旋律一樣耐人尋味，使人讀懂冬天像一團熾熱的火焰，點燃生命，迸出火花，常年光芒四射。冬天裡的生命無處不存，每處蘊藏著的生命，為生機盎然的春天埋下伏筆。正是沉寂的冬天，響亮的曲，使生命飽經風霜，意志更堅，刻畫出令人嚮往的日月。

冬曲是不朽的歌，是吹開臘梅、報春花的號角。唱響冬曲，走過冬天，走過四季，生命才有生機、活力，才會使人生更有意義，讓生活更加豐富多彩。

臘月的「圍爐夜話」

吳海貝

古往今來，「爐火」是文人墨客筆下的常客，它既是溫暖的象徵，也是心靈棲息之所。近年來，「圍爐煮茶」的習俗悄然復甦，人們重拾這一傳統，在茶香繚繞、器皿精緻間，尋覓那份久違的莊重與詩意。每當此時，我不禁想起白居易那首膾炙人口的《問劉十九》：「綠蟻新醅酒，紅泥小火爐。晚來天欲雪，能飲一杯無？」季節更迭，寒意漸濃，冬夜拉長，城市中的人們不再為春夜的短暫而憂愁，而是盡情享受著夜晚的繁華。然而，對於我而言，兒時故鄉的「圍爐夜話」，卻是心中難以忘懷的一抹溫情。

「圍爐夜話」，這鄉野間的消冬之法，簡單至極——三五知己，鄰里鄉親，乃至一家老小，圍坐於火爐旁，共享一段靜謐時光。這種看似平凡的活動之所以能在我的記憶中留下深刻的痕跡，或許是因為一本名為《圍爐夜話》的書。小時候，我尚不能理解書中深奧的文言，直至多年後才得知，這是清代王永彬先生所著的一部通俗格言集。他在這本書裡寄托了對生活點滴的感悟和思考，正如序言所說：「歲暮農閒，家人團聚，共煨山芋，心有所得，即述諸口，

命兒輩繕寫存之。」於是，一幅溫馨的畫面在我腦海中展開：

臘月的夜幕低垂，窗外風雪交加，屋內卻是一片祥和。爐火跳躍，辟啪作響，似在吟唱著古老的歌謠。那跳躍的火焰映照在每一個人的臉上，帶來融融暖意，驅散了外界的嚴寒與內心的孤寂。我們手捧熱茶或溫酒，感受著從指尖傳遞到心底的暖流。話題從家常瑣事開始，漸漸深入，觸及生活的哲理與人生的思考。

父親坐在爐邊，手中輕撫著那本泛黃的《圍爐夜話》，那是他年輕歲月裡的摯愛。偶爾，他會朗讀幾句，然後與我們分享其中蘊含的人生智慧。母親則在一旁織著毛衣，每一針每一線都充滿了對家庭的關懷與愛。爺爺奶奶、親戚朋友、鄰里鄉親也陸續加入，共同編織著這段美好的時光。長輩們的講述如同涓涓細流，滋潤著我們的心田，那些古老的故事、傳說、民俗以及英雄和平凡人的故事，在這裡得到了傳承。

隨著夜色漸深，爐火逐漸黯淡，火星閃爍不定。我們帶著滿心的滿足與不捨，各自歸去。儘管爐火熄滅，但那份溫暖卻如種子般，在我們心中扎根發芽，讓我們即便置身寒冬，也能感受到春天的氣息。這樣的夜晚，不僅是身體的取暖，更是心靈的慰藉；不僅有親情的交融，更有情感的共鳴。在這裡，我們找到了生活的樂趣，領悟到了生活的真諦。

如今，隨著鄉村的變遷，「圍爐夜話」似乎已失去了它的文化根基。

但對於生活在都市的年輕人來說，若能暫時停下忙碌的腳步，在節慶假期之際，約上幾位好友，前往郊外的農莊或山莊，體驗一番「圍爐夜話」的韻味，未嘗不是一種難得的美好經歷。這不僅僅是一種傳統的延續，更是一次心靈深處的回歸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專欄主編：溫陵氏 宓月 575期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所有的過往都是失去的擁有

會讓人「恍然大悟」。舒臣走上茶道之路，並非她原本的人生規劃，更像是她修行十幾載與習茶經歷的一次必然融合，「借茶引道，表法明心。」

人生是選擇的結果。我們的一生充滿了選擇與被選擇，我們所有的努力都可以說是為了擺脫被選擇的抗爭。舒臣的與眾不同，就是基於選擇。宗白華先生說「精神的淡泊是藝術空靈化的基本條件」，她選擇了茶道，也選擇了一份精神的淡泊，選擇了對過往的放下，選擇了行走的漂泊感。在媚俗與媚雅之間，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媚雅。這就是舒臣，這就是「不二」。舒臣認為，「真正的善知識，不會像奢侈品那樣讓我們，讓我們的思辨能力昏然睡去，而是需要我們墊起腳尖去拜讀，需要我們將最敏銳和清醒的辰光奉獻給它。」從事物本質而言，萬事萬物並無分別，雅和俗、技與藝、茶和葉，只是在一定境界裡的不同稱謂。我喜歡舒臣堅守的「以道觀物放下分別」。

她是一個既深情又絕情的人，絕情源於醒悟。知道痛苦的本質後生起的一種逃離痛苦的勇氣，突破了「物與我」的關係，明白活著有更重要的功課，不再執著留戀世間的情緣。深情源於悲心，悲心不只是同情心，它是了知平等的心。了知自己與他人之間的平等，好壞之間的平等，一切二元對立之間的平等。因此，舒臣從來沒有讓自己停留在茶的功能性和審美性上，她總是隨著茶湯的氤氳氣味追尋著茶文化和茶道，探索著人生的涅槃重生。

在茶道教學中，舒臣自己獲得了寧靜、成長和覺醒，找到了自我價值和意義，也正向影響著她的學生和朋友。她通過不斷學習精進，融會貫通，豐富了茶道在當下的內涵和外延。她的《花下忘言對壺茶》不僅是一部關於茶道、信仰和修行的書，也是一部探討生命、愛情和文化的書，是她人生感悟的文字留痕，是她坐忘行茶的禪香餘味，更是她對道、美、藝術、善、禪、佛、生命、心靈、靈魂、日常生活的獨特感悟和見解。閱讀這本幾萬字的書，我用的時間比閱讀幾十萬字的書用的時間多，因為我總是「走心」

「走神」，不是久久地停留在精美的茶藝圖片上，就是被那些讓我怦然心動的文字帶去了遠方。

「人這一生，常用大把的時間迷茫，幾個瞬間成長。」

「太陽之所以偉大，在於它連塵埃一起照耀。」

「沒信仰是等待死亡，有信仰是等待重生。」

舒臣在《花下忘言對壺茶》裡，秉承延續了《茶席美學清談》典雅唯美的寫作風格，塑造並豐滿了一個林下之風的倩影——「一個離真實最近的白舒臣」。舒臣被業界譽為集「茶史詩」為一身的當代茶人，在我看來，「茶人」僅是她的表相。

《茶席美學清談》是一本用散文詩般的語言撰寫的茶道之書、人生之書、歷史之書、美學之書，她剝絲抽繭帶著我們創造美，以物觀物有分別。而第二本書，依然採用大量的當代生活美學圖片，只是這次她邀我們以道觀物，放下分別。

如果說《茶席美學清談》側重於事茶技藝，刻意與「自我」保持一定距離，那在《花下忘言對壺茶》裡，舒臣第一次把「自我」融入其中，幾至物我兩忘的境界。

我把書分為兩類，一類書越讀越薄，讀完了啥都沒留下；一類書越讀越厚，會在讀者心裡不斷發酵。前一類書像普通的鵝卵石，後一類書是密度極高的玉石。《花下忘言對壺茶》屬於後一類書。我認為有兩個原因，一是舒臣採用散文詩的抒寫和表達方式，簡潔，沒有多餘的文字，就像她頗有創意的插花，素材很多，最後用的極少；二是文化內涵豐富。書中涉及大量的茶藝、茶道、儒釋道、文學、花藝、攝影、空間美學等等，特別是她以茶載道，對清淨無垢的追求，常常讓我感動。

《盛裝出席，那個三十六歲男子的葬禮》《你的一程，是我的一生》兩篇散文詩體小說，無論從語言、結構、意境，還是人物設置、故事情節，都充滿了唯美主義和浪漫主義。舒臣模糊了小說、詩歌、散文的界限，靠一股流動的氣韻貫穿始終，彷彿一支

深情款款、迴環往復的敘事曲，留下無限空間讓讀者去想像、去完善。這種打破文體界線的寫作，是一種冒險。它有利於作者的自由發揮和情緒渲染，但是，把握不好就會影響故事的演進和閱讀感受。因此，閱讀《花下忘言對壺茶》，一目十行地快速翻閱是無法窺見其精髓要義的，它需要一種特別的打開方式，需要剔除雜念，靜下心來，像茶葉、水、溫度、環境與人的默契融合。茶，洗盡古今人不倦。書中所用的每一張照片，都是舒臣精心挑選的，與她的文字相得益彰。舒臣在二維的紙質書上，構造了一個韻味十足的多維時空，等待志同道合的人。

無論是寫作、事茶，還是為人、做事，舒臣對自己都有著近乎嚴苛的自律和克己，就像她不惜被誤解的精神潔癖一樣，所有極致之美的背後，都有著非同尋常的堅持和付出。凡是即興所至的事物，多半是廉價的，膚淺的。生活中有風平浪靜，也有風雨洪流，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就在於在風雨洪流中的堅守。無論是逃避還是留戀，我們都得與過往做個了結。對他人來說是理解與寬恕，對自己來說是釋懷和脫困。從這個角度而言，所有的過往都是擁有的失去，失去的擁有。

每個人都有一次「龍場悟道」，只是時機先後問題。《花下忘言對壺茶》是舒臣的「悟道」之作。她在《自序》中說：「這是一本提前了二十年問世的書籍。」這說明了她提前二十年「悟道」了。舒臣知道自己需要什麼，想成一個什麼樣的自己。一路踏著荊棘走來，她比任何時候都篤定，只有醒來才能解脫。她還要通過茶道引領那些向美向善卻處在迷茫中的人，走出迷途，走出低谷，走向那個原本光明本性的自己。

她是茶人，花藝師，還是作家、修行者？一切是相非相，也不住相。

寫一本書向自己的過往告別，也許是作家獨有的福利。對舒臣來說，《花下忘言對壺茶》不僅是一個優雅的告別，更是一個嶄新的開始。

本文系為《花下忘言對壺茶》[白舒臣著 四川文藝出版社2024.12出版]所作序言)



宓月，作家、詩人。中外散文詩學會副主席兼秘書長，四川省散文詩學會常務副會長，四川天府新區作家協會主席，成都市文學院簽約作家。著有散文詩集《夜雨滿瀟》《人在他鄉》《明天的背後》、長篇小說《一江春水》、詩集《早春二月》、人物評傳《大學之魂》等。作品多次入選各種年度選本、中學生課外閱讀書籍和中考閱讀理解試本。

認識一個人，就像打開一本書，方式不同，結果就不一樣。我與舒臣見面不多，但每一次相逢，我都能發現她的變化，這種變化不是眼睛捕捉到的表象，而是心靈感受到的蛻變。與她交流互動，我能明顯感覺到她的自信和無畏，她不再逃避躲藏，她從自我開始去勇敢地直面世界，從擁抱自己開始去真誠地擁抱世界。她的形態和文字，盡顯從容和睿智。我無法探究她走過怎樣的心路，但知道這是一條人世間最長的路。

魯迅說過：「未曾哭過長夜的人，不足以語人生。」在人生中，能讓我們迅速成長的，莫過於死亡。父親的病逝、家庭的變故、情感的波折、事業的困頓，在舒臣的三十六歲前接踵而至。但命運的軌跡充滿玄妙，它不會提前透洩，總要等到事過境遷才